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比事卷三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春秋比事卷三

宋 沈棐 撰

魯

隱公

攝位非正

三傳皆稱公遜桓之志今攷之經人君繼立當書即位以正其始而公之元年不書即位入國必告廟行飲至之禮而入不書至凡國之大夫鮮有不稱族者說者謂

隱不爵命大夫故經稱無駭翬俠三大夫皆不稱族此皆隱公志在遜桓而不以人君之禮自居也五年書考仲子之宮說者謂仲子桓公母也隱既有授桓之志故為桓立母之別廟成其為夫人以此考之則三傳遜桓之說信矣然則遜桓正乎曰不正隱之與桓皆媵隱長又賢固所當立不能斷以大義而猥欲遜桓以邀謙遜之名至其末年卒被篡弑實隱有以召之也

及宋鄭仇好

按隱九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秋翬帥師會宋公伐鄭始與之盟中與之會伐則魯宋交好非一日固當恪信執義久而不渝以同恤社稷可也然鄭以四年被伐故至六年而來輸平八年而歸祊邑隱公於是貪得忘好敗宋人之盟故於十年會鄭伯于中邱翬遂與鄭伐宋復敗宋於菅連取其邑是隱公一渝宋盟而三獲邑也隱惟土田是利棄信義而不顧使宋復以邑歸之則又當背鄭而更與宋矣幸其在位不久

故時來之會入許之師與鄭終好無可尋之隙不然則無厭之心未可知也

事齊伐邾

齊與魯鄰國也邾與魯亦鄰國也考之經六年公與齊盟七年而齊來聘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十年復會于中邱夏又會齊伐宋十一年又與齊侯入許終隱之世與齊同好不聞小有侵伐盖魯畏齊强而奉事之謹故經之所書有盟會而無侵伐者良以此也及邾以弱小之

國介於魯境雖元年公與之盟至七年則伐之矣使隱公待邾之心如待齊之心則安有敗盟伐邾之事嗟乎隱公畏強凌弱以啟後世之爭端其春秋之罪首乎

與戎盟會

或者以為隱公與戎盟會猶愈乎衛邢之滅蓋以戎狄豺狼心狠易肆方其強不可仇固當柔以餌之則與之會盟其勢有不得已者然考之經戎與諸侯未嘗有盟會之文而隱獨與之交好及會潛矣未幾而復盟于唐

如舊婚姻終至蠻夷交亂中國盖隱之作俑也

受聘不朝

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則天子故有聘問之禮然諸侯四時述職莫敢怠遑故天子行聘於諸侯所以答其誠意而通上下之情耳隱公在位十一年未聞一至京師以脩朝覲之禮而天王來聘者二七年凡伯九年南季以魯為周之宗親世秉周禮賢如隱公且不能率先諸侯盡尊王之義吁周室其衰矣乎

始失禮

隱公失禮者二考仲子之宫矢魚于棠是也左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諸侯所以昭示子孫不可不謹也隱公矢魚於棠至莊公則如齊觀社隱公考仲子之宫至莊公則丹楹刻桷究莊之過未必非隱啟之也至其末流抑又甚焉春秋謹始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惡隱之甚

桓公

不書王

君臣兄弟夫婦人之大倫也而桓公亂之故生非正立死非正終按其罪惡以第羣公猶春秋之桀逆也蓋隱公之與桓公以分言之則有堂陛之嚴以親言之則有手足之愛隱公有遜桓之心而桓遂起簒逆之惡則其不臣不弟甚矣故春秋於其首年特書即位此正名其罪言其不正無君而自立也考之經桓公在位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所以正其終明桓躬蹈大惡

故終始以王法治之若曰桓雖無王王法固在聖人書王以顯其惡所以懼亂臣賊子之心也二年亦書王者為其宋督有弑君之事故亦以王法治之誅宋督所以絶桓也又於十年書王者春秋未嘗十年無王十年無王則人道絶矣此春秋之大閑也盖桓篡弑自立始起於不君不君則無王無王則不天故經於四年七年不書秋冬〻十四年有夏無月十七年有月無夏所以示不天之意也嗟乎桓公蔑君臣之義傷兄弟之恩亂人倫

而不恥安能正夫婦之道哉觀其結婚于齊春秋書曰公子翬如齊逆女言逆之不以禮也又書齊侯送姜氏于讙言送之不以禮也又曰公會齊侯于讙言會之不以禮也諸侯親迎不使卿父母送女不踰境翬逆而齊侯送之既皆失禮而公又往會則婚姻失道莫此為甚至其末年親會齊侯于濼遂以姜氏如齊旋致肘腋之禍殞身辱國貽笑後世原其始之不正故終及於禍如此在桓固不足責而禮義凌遲人倫衰絶良可傷也

好鄭仇宋

好鄭仇宋自隱公已然及桓即位其間反覆尤甚元年以鄭伯許田之故與公會盟二年公會鄭伯以成宋亂自是數年無復侵伐至十年魯以周班後鄭鄭仇魯故十一年復修宋好柔盟于折公會于夫鍾又會于闞十二年又盟于穀邱又會于虛于龜二年之間會盟者六魯之好宋非不勤而宋終不協於魯原魯之初怨鄭棄好及來戰故激憤而交宋宋以魯不誠其好故會禮未

終而背心起矣公於是即鄭仇宋是年與鄭盟于武父遂與鄭伯伐宋十三年復會鄭伯與宋戰而敗之十四年公又會鄭伯于曹而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及十五年鄭厲公出奔於蔡而世子忽復歸于鄭厲公宋雍氏出也故公會宋公伐鄭以納突至於十六年又會宋公于曹遂與宋公伐鄭於是魯復與鄭仇矣大抵宋鄭積憾其來久矣而魯介其間與宋則背鄭與鄭則棄宋勢不兩立義忘久要交兵結怨殆無虛歲誠春秋大亂之本

也

齊魯交怨

齊魯鄰國世為婚姻而仇好不常於桓為甚觀其初繼前好二年會于穀三年會于嬴秋娶於齊會於讙而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合黨締交可謂固矣至十年魯以周班後鄭而齊遂稱兵不顧姻好故經書來戰于郎言曲在齊也十三年齊以郎之戰未得志於魯因宋鄭取賂之仇帥衛燕宋以伐魯桓嘗親紀鄭故以紀侯鄭

伯以敗齊師四國稱師者惡其無名之衆殘暴於干戈不道之甚矣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於是復修齊好而左氏以為定許十七年又盟齊侯于黄左氏以為平齊紀且謀衛也夫齊魯衛積釁交怨不能自固二國之歡而區區平定不亦左乎故黄之盟口血未乾遂及齊師戰焉終乎十八年復會于濼而内淫不制殞身於齊蓋桓公自取之也

朝聘于桓

桓有簒逆之大惡天子當誅不當聘諸侯當討不當朝凡書朝聘皆惡之也然孜之羣公雖有朝聘之文惟桓居多凡言聘者三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是也言朝者七二年滕杞六年紀侯七年穀伯鄧侯九年曹世子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是也夫以桓之不道宜棄絶於當時使不得與諸侯齒而其朝聘獨多於羣公意其暴横自肆故小國畏之天子禮之聖人備書於冊以明春秋之世禮義凌遲而簒逆者得以逞其

志也

桓書烝嘗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桓公一書有年宣公一書大有年而四時之祭唯桓書烝嘗各一而餘皆不書蓋桓簒弑自立宜饑饉屢臻而反獲有年之報故聖人以非常書之曰有年者言其不宜有也烝嘗所以事宗廟桓負大逆不以義享先君而區區薦著以為禮則先君將吐其祀其何福之有故獨於桓書烝嘗蓋為此也

狩郎大閲

經書狩三大閲一於莊公書公及齊人狩于禚蓋為齊人書於哀公書西狩獲麟蓋為獲麟書唯桓狩于郎獨譏其狩蓋桓篡逆不道不能反身修德四年狩郎六年大閲徒阻兵安忍以為威強而已故聖人書之以見意

凌蔑小國

隱元年盟邾于蔑七年伐邾至桓八年復有伐邾之役及十五年邾人來朝故十七年始與邾儀父修好則桓

凌蔑於此可見

莊公

不道有三

魯十二公驕淫不道莫甚於莊公攷其行事其罪之尤者三忘廉恥而事仇讎一也蔑禮教而急婚姻二也忽灾異而尚奢侈三也始桓與夫人如齊以致彭生之禍則莊公於齊義當有不共戴天之讎固宜嘗膽痛心強兵力政内以防閑其母外以問罪於齊焚舟破甑卷土

一戰以雪父仇可也既不能然乃甘心忍耻坐視文姜恣桑中之亂且復委身事齊連歲奔走不知莊公之心其有父乎其無父乎以國君而無父謂之禽獸可也有父而忘父之讎是無父也嗚呼天下安有無父之國而莊公忍為此哉是以春秋所書元年夫人孫于齊二年會齊侯于禚三年溺會齊師伐衛夫人如齊者再而公不禁反連讎敵之人以伐兄弟之國則公之無耻不義甚矣四年姜氏享齊侯于祝邱冬公及齊人狩于禚五

年姜氏如齊師冬公會齊人伐衛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夫姜氏之與齊侯始享於祝邱至於如齊師則其淫亂尤甚於前莊公之心亦可醜矣方且與之出狩與之伐衛而又受其俘是姜氏之醜愈著而莊公之事齊愈親也七年姜氏會齊侯于防冬會于穀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夫市井小人忘義而忍交讎人者以利奪也今莊公收事齊之惡於已歸降郕之利於齊是小人之不若矣唯九年以伐齊納糾與齊侯戰于乾時至

是始與齊戰雖魯弱齊強不免於敗使莊公即位之初能舉是戰以雪桓之耻則師雖不利君子猶將取之而莊公之戰能用之於子糾反不能用於其父不亦左乎前所謂忘廉恥而事讎敵者此也　如齊納幣逆女婚姻之禮春秋之所甚嚴也齊與魯雖世為婚姻然莊公父弑母亂有重讎於齊雖百世絶之未為非義令乃急於結婚不顧父母之大辱固已不勝誅矣而又不待親迎之期奔走齊境亂違禮典其惡不亦甚乎故二十一年

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夫三年之喪古今通義雖閭閻市井亦不敢廢先王之禮莊公身為國君而敗俗亂常居喪納采是與禽獸等耳故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又及齊侯遇于穀冬又會於扈二十四年遂如齊逆女原莊公之心蓋以夫婦重於父母婚禮急於喪制今姜氏既終唯懼齊之我絶也是以不顧讎而交婚不終喪而納幣而又急急於會盟以求媚於齊且如齊而逆女夫親迎雖古有之然諸侯親迎當迎於其

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社稷宗廟遠適他國而逆婦者乎然則經書公如齊逆女者譏公越禮而如齊也前所謂蔑禮義而急婚姻者此也　城築宮廟春秋之法凡城築之妄興宮廟之踰制必書於冊不隱焉者所以防僭亂抑奢侈節財用重民力也周室中興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載於斯干不幸東遷之後諸侯僭侈禮制放壞宮室興築競為奢異而莊公最其甚者故二十三年書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而是年

姜氏入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原莊公之心蓋欲崇飾宗廟以夸齊女將為廟見之美觀而忘其奢侈之大惡自後連歲灾異數示警戒而莊公不恤天變侈心日滋是以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六年冬日食二十八年冬築郿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二十九年新延廄秋有蜚冬城諸及防三十二年城小穀夫大水日食矣而且築郿無麥禾告糴矣而且新延廄有蜚矣而城諸及防日又食矣而三築臺不雨矣而城小穀是莊公之心不

懼天變不恤民力惟城築是務宜乎春秋書之以甚其惡前所謂忽災異而尚奢侈者此也

伐戎

魯自隱桓與戎會盟至莊公始伐之夫戎之不可不伐久矣必其勤脩國政在已無慝而後能攘却之耳今莊公驕淫不道政彫民疲遂致蠻戎醜類得以乘間侵侮而莊公搏手無計俟其既去使往追之其來既不能禦則去而追之何益也是以十八年書公追戎於濟西盖

病公之追戎也追之無及如二十六年書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書至者危公之伐戎也追之伐之皆不能成功故攘卻之功歸於齊侯是以三十一年書齊侯來獻戎捷者所以愧魯也嗚呼魯以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土地之廣人民之衆非不可以致伐也而莊公疲弊國政不能成功反借力於人以禦國難其不同邢衛之滅亡幸矣

閔公

遇弒責季子

按左傳莊公薨其子繼立者三般閔僖是也子般出於孟任閔公出於叔姜僖公出於成風其弟三公子慶父叔牙季友所謂三桓也始公疾問後於叔牙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欲立子般季友之意以公黨氏之合嘗以夫人許之故公死之後欲實其言遂酖叔牙而立子般及子般即位慶父爭立遂賊子般而季友奔陳閔公繼立

按杜注云閔公莊之庶子僖公閔之庶兄則僖與閔皆

庶也而僖為長曷不舍閔而立僖蓋閔公哀姜娣叔姜之子哀姜叔姜則皆齊女也故齊人私閔公而立之非禮也夫閔公冲幼初嗣國統而慶父爭權魯國多難故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氏于陳以靖國難經書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蓋魯借力於齊欲以除慶父之惡故仲孫來者省魯難也及二年公薨左氏備載其事以為慶父弑之既弑而奔莒季友乃立僖公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而縊自是魯難始息矣夫以

季友之賢舉國仰望然當子般被弒不以死守乃避難出奔陳及閔公既立盟齊侯以召之季子始歸夫公之所以眷眷於季子者蓋將以除慶父之惡輔已而安社稷者也及其來歸公卒不免於慶父之手則罪於季子可知矣或者恕之以為子般既死閔公未立魯國之祚危如綴旒使季子不去則禍并及於季子死則魯統絶矣故季子去之所以存魯也逮其歸魯而慶父暴横盤結已久未能遽誅遂致閔公之弒原季子之心非不欲

殺慶父特勢有所未可耳是不然古之賢者當危疑之時負幼君之托必也忠足以犯難智足以應變勇足以濟功然後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而不負其所倚今季子始以死奉般已弑乃避難奔陳是不忠也魯有君而歸不能即誅慶父而稔成其釁是不勇也慶父之惡煽焰於魯雖庸人孺子亦料其必變以季子之賢禍萌而不知變起而不測是不智也夫既無忠以死難勇以赴功智以應變而欲任魯國之託要賢者之譽不亦難乎三傳

以經書其字且曰來歸皆見取於聖人殊不知其書來歸者乃外之辭也嗚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難其人也久矣閔公幼年即位遭值多難國勢委靡所望以扶持者季子一人而已而忠義不立臨難苟免卒使閔公不得死於牖下豈不哀哉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既不能霸諸侯又不能恪守信義以衛中國

魯十二公唯僖最號賢君其終始值齊晉更霸與諸侯

從盟會是時強楚畏服中國帖然故侵伐之事罕見於經方小白主霸從盟會者凡十元年會柽四年會伐楚五年會首止六年會伐鄭七年會甯母八年會洮九年會葵邱十三年會鹹十八年會壮邱十六年會淮是也唯二年貫之盟三年陽穀之會經不書公然二會齊霸最盛雖遠國亦來特舉齊宋則公與會可知也逮重耳既興一戰敗楚公與會盟者三二十八年踐土温二十九年翟泉是也夫以僖公之賢守土東藩固可以興霸

業尊周室以光周公之烈在位三十三年卒不能率諸侯圖霸而使其功歸於齊晉豈可謂之賢哉小白既霸公親受盟當固信堅好無渝附齊之心可也及齊侯既没十八年宋公連三國伐齊公雖有救齊之美然自是以來與楚交好故二十一年楚來獻捷於是有薄之盟至二十六年齊兩侵我公子遂如楚乞師伐齊取穀始附楚而讎齊矣二十七年又會楚盟于宋則與楚交好如此之固說者以謂齊師見侵公當報齊連楚伐齊非

公罪也是不然夫楚以荆蠻醜類陵駕中原小白既没
所頼合諸侯以折服之者在魯宋諸君爾今公既不能
服之又且忘齊大德援楚之强以報齊役是重可罪也
且使魯必於伐齊而求援於人則帥中國之師同以赴
難將無不可安可背華即夷以長楚之驕暴哉及二十
八年晉侯舉城濮之戰公又不與意者得楚之助挾兩
端以覬望楚勝則附楚晉勝則從晉幸而晉侯兵威亟
振大刷楚師紹霸中國故踐土翟泉之盟温之會奔走

晉命不敢向楚嗚呼賢如僖公詩人頌之猶不免視夷夏強弱以為向背況其他乎

伐邾

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加兵於邾者六元年書敗邾師二十一年書公伐邾二十二年書公伐邾取須句及邾人戰於升陘三十三年書公子遂帥師伐邾是年公又伐邾取訾婁書敗一書伐二書伐而取邑者二及戰者一夫邾魯附庸之國常朝於魯自隱桓以來雖間與盟而

每被侵伐然未有如僖之甚者考桓以來至僖之時邾當來朝則僖之數加侵伐者切意自恃其賢故責邾之不朝尤深也夫公以賢自居則當帥先諸侯朝覲天子然後可以責人爾在位之久未嘗一至京師至若天子以三公來聘乃遣一大夫報之則僖之不君蓋有甚於邾子者已則不恭而反傲然責邾之不服賢者固如是乎是以春秋書伐書取書戰皆以罪僖公也經書公如皆朝也内諱朝故以如書之

不朝王而事齊晉

自隱桓莊閔未嘗事齊晉至僖十年始書公如齊及十五年三十三年書公如齊者凡三而大夫書如齊者三如晉者二當時小白重耳未嘗遣使聘魯而魯數往事之者蓋以二公主霸威令行乎諸侯故公與大夫奉事之禮如此其謹也說者以為齊晉既霸糾合諸侯抑強楚尊王室而公能附從以託於名義有足嘉者故春秋書之是不然春秋之義莫大於尊王罪莫大於不尊王

攷之於經踐土之盟溫之會雖兩書公朝於王所然不能朝於京師反使天子委身從之雖曰朝王猶不朝也至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取濟西田而公子遂復如晉夫以天子之尊屈三公之重下聘於列國其禮之可謂至矣僖公不能因是以朝王乃使陪臣報聘況仲遂之出意在適晉以取濟西之田又非主於朝王也夫天子之聘而已不朝大夫報聘而禮不專則公尊王之心果何在哉待天子蔑然如此

至於齊晉則連車結軏切切然奉事之不暇其負文武周公之制蓋亦甚矣大抵春秋之世列國諸侯皆以強凌弱齊晉強國則甘心事之至於周室凌遲天子微弱刑威既不加於諸侯是以諸侯視之僅若滕薛之君耳可勝歎哉

書不雨

春秋書不雨三公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二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文二年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皆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按穀梁云僖公每於首時三書不雨者勤雨也勤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至文公則歷時不雨不言不雨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發微亦言不雨一時即書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文公三時不書惡文公無閔雨之心則春繫之以王時向使莊公之年如僖不雨則聖人書之亦當等於文公矣豈復繫之以首月哉用是以觀聖人之戒畏天恤民可知

文公

始附晉而易齊終如齊而踈晉

魯君之事齊晉久矣盖當僖公時齊晉更霸而齊與魯壤地相接世為婚姻尤其親者魯所奉事之禮當不減於晉可也然考之文公自即位之初敦睦晉好比歲奔走而待齊蔑然至十四年以叔姬之故交兵於齊始結盟會而事晉頗簡故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二年及晉處父盟是年公孫敖又會晉士縠盟三年公始如晉及晉

侯盟葢去年公及陽處父盟嫌大夫與君伉故次年遂如晉改盟而與晉侯盟也夫晉與魯雖強弱不等然皆列國諸侯也今晉以大夫盟可謂輕魯矣公不之耻既越禮與盟而又親往朝晉就盟晉庭則屈身辱國於此為甚其所以事晉者反同一大夫耳及五年公孫敖如晉六年季孫行父如晉冬公子遂如晉會𦵏八年晉趙盾盟于衡雍十一年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匡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及晉侯盟十五年季孫行父如

晉冬又就盟凡此公如晉就盟者二大夫如晉者五大夫會盟者四葢公自即位以來所以事晉者如此其謹也至於齊則自元年公孫敖一往聘之其後不過納幣逆婦兩至齊境至盟好朝聘之禮則蔑然矣有朝聘會盟所以講信修睦輯寧邦國則弱小之國勤事大邦固所不免也今魯公始則附晉而易齊及齊見伐則好齊而踈晉始終反覆不能自固於未患之前而見屈於臨難之際以苟紓禍患何使晉復加兵又將背齊乎嗚呼

國君無禮以自固則納侮於人固其宜者此魯之削弱所以自文公始也

大夫始僭

春秋以文公以來各變文示義葢當是時諸侯失政大夫擅權盟會侵伐之事始專於臣下今攷之經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始專會也二年及晉處父盟此始專盟也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鄭人陳人衛人伐沈此始專伐也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是二

大夫專盟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此始專會戎也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此大夫專救也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此二大夫專會也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内臣始專城邑也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二大夫同如國也夫自隱公以來内臣嘗出會矣未有獨會一國諸侯者至此元年敖會晉侯所以為專會之始也嘗有兩國盟矣未有大夫自盟諸侯不聞逮十四年以叔姬之難單伯始如

齊矣故左氏初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及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弑舍自立公子遂始告於王請以王命求昭姬於齊冬單伯遂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叔姬欲以辱魯至十五年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故經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是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以謀伐齊齊人賂晉侯諸侯不克伐故冬齊人又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氏曰齊侯

侵我謂諸侯不能也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至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氏以為公有疾使行父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盖未欲好於魯也至是年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左氏謂公使仲遂納賂於齊齊侯許盟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公遂及齊侯盟于穀盖自單伯如齊至是四年魯連歲病齊之難故三請于齊以求盟會於是齊魯始平矣故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季孫

行父又如齊兩年之間僅免侵伐而魯以齊故聘問之禮必懈於晉故自十五年季孫行父兩如晉聘而後不復往晉焉夫諸侯尊者公及處父盟所以為專盟之始也前此隱元年及宋人盟八年公及莒人盟莊二十三年及齊高傒盟不過間見於經未有如文公以後之盛也嘗有大夫會伐矣然必帥師亦未有數國大夫會伐者蓋帥師者伐雖在於大夫而命實出於諸侯至此不稱帥師又會五國大夫所以為專伐之始也嘗有大夫

盟諸侯矣未有二大夫自盟者此年遂與趙盾所以為二大夫專盟之始也甞有公會戎盟矣未有大夫盟戎者此言遂盟維戎所以為内臣盟戎之始也甞書大夫救矣未有不言帥師者此遂會諸大夫救鄭不言帥師者所以為大夫專救之始也甞有大夫與諸侯會矣未有二大夫自會者此叔彭生郤缺會于承匡所以為二大夫專會之始也甞有城邑矣未有大夫帥師自城者此行父城諸及鄆所以為内臣城邑之始也甞有内臣

如他國矣未有二大夫同如者此敖與得臣如齊所以為二大夫同如他國之始也嗚呼東遷之後始也諸侯僭天子今也大夫僭諸侯則名分不正王道之衰至此甚矣陵遲至於溴梁之盟天下之政盡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勝歎哉

不修政不愛民不能馭臣

人君之大槩有三曰修政曰愛民曰馭臣此三者治國之大本也文公不君荒墜厥緒臨政無憂勤之誠是不

能修政也遇灾無惻怛之心是不能愛民也御下無威福之柄是不能馭臣也是以春秋備書以譏之攷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六年四不視朔夫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在焉則頒朔布政誠國之典也文公怠於國政始以閏月不行告朔之禮然猶朝於廟則猶之可也至於四不視朔則其廢禮甚矣豈非不能修政乎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穀梁云歷三時而書者不憂

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夫一年之間而三時不雨孔子直書之與僖公異辭則其無勤民之心可知矣豈非不能愛民乎經於文公書大夫會盟侵伐及聘問他國者三十而公孫敖六叔孫得臣五季孫行父七公子遂九叔彭生二單伯一夫自隱桓以來大夫出境如他國專事者固有之矣然未有如文公之時如國專事如是之甚者按公孫敖七年如莒莅盟八年如京師不至而復遂奔莒夫敖始以莅盟而如莒然猶為國事也至

次年如京師不至而遂奔莒則是廢君之命私適他國其放恣可知矣其後季孫行父公子遂得臣彭生不請公命專盟專伐踰國越境往來自如而公弗能制則威福之柄已陰奪矣豈非不能馭臣乎夫魯國之弱自隱起之然自僖公猶能增修國政愛民馭臣備見詩人之頌文公嗣位不能光紹前烈以繼箕裘之志卒使僖公之業墜地不振惜哉

宣公

好齊仇晉

魯自文公十四年以叔姬之難齊晉仇魯故其事齊之禮頗加於晉而宣公有甚者及其在位公之如齊者五四年五年九年十年二會齊侯者一元年會伐者一七年及齊平國者一四年平莒及郯大夫如齊者六六年公子遂行父八年公子遂十年歸父行父冬公孫歸父逆女者一元年此公與大夫事齊之始終也夫以文公之事齊雖謹於前人然不過聘問盟會以固兩國之好而

已未有割先君之地而與齊者也至宣公即位遂以濟西之田求寵於齊魯與齊田自此始也故經書齊人取濟西田葢甚齊之強魯之不當與也至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左氏謂齊侯以我服故歸之杜預謂公比年朝齊則齊所以歸田者葢以魯之屈服也然當時雖出於魯自爾浸啟齊侯侵奪之心故汶陽之田復歸於齊至鞍之戰四大夫帥師敗齊乃克取之則魯國之田所以或予或取而不能自固者實自宣公始也雖齊晉當時

皆强國而宣公所奉事者常切切於齊至晉則聘問濶畧唯十七年斷道之盟與晉同會至十八年公孫歸父一聘而止耳蓋晉雖盟主而齊鄰國也晉霸既衰魯懼齊之侵伐其待三國獨加於齊者以紓目前之禍也嗚呼魯之事齊比歲奔走不敢寧居而齊之待魯終宣公不過一聘則其削弱蓋又甚於文公也

不恤災異

昔宋大水公使臧文仲弔之公子御說曰孤實不德天

降之灾臧文仲謂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盖古之賢君過天之變則恐懼修省約己厚民庶以感動天心潛消變異使中國之民不至於困弊也魯自莊公之後灾異之見惟宣公為多若六年十三年十五年三書螽七年一書旱十一年一書大水十年十五年二書饑十五年一書蝝生是皆妨農困民之灾也宣公不知修德省灾輕賦薄斂以弭天變乃始壞周公之法踰什一之制履畆而税作俑於魯重困民力於彫瘵之餘其貪昬無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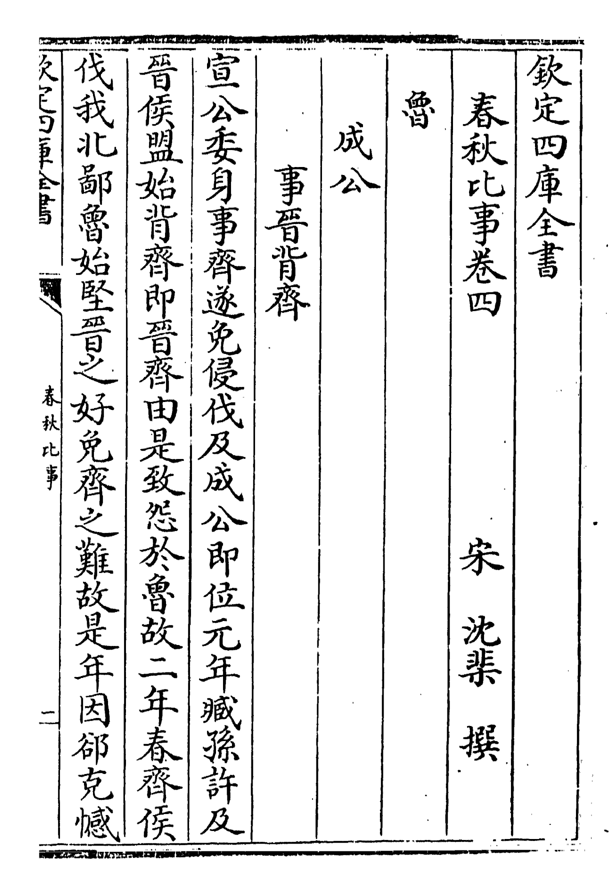
盖亦甚矣幸而税畆之明年五穀皆熟故春秋以大有年書之盖喜其上下僅足以少紓民力使公不至於暴斂不然則哀克之政殆有甚於税畆者矣公羊傳什一者天下之中制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宣公變古易常首為苛政致使後世襲之作邱甲用田賦紛然並作民不聊生豈非不貸之惡哉

公孫歸父專權奔亡與公孫敖相類

文公怠於國政公孫敖專制會盟故元年會晉侯於戚

二年盟諸侯于垂隴自是擅權於魯至八年廢君之命出奔于莒皆文公不能馭之故其放恣如此也宣公繼文而立不能鑒前覆轍而自十年以來委政歸父十年兩如齊一伐邾十一年帥師伐莒十四年會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出會諸侯聘問侵伐得自肆其專恣有甚於敖者是以十八年如晉而還遂奔於齊其廢命出奔之惡大與敖類得非宣公不制之於其始故其貽患至此乎

春秋比事卷三



春秋比事卷四

宋 沈棐 撰

魯

成公

事晉背齊

宣公委身事齊遂免侵伐及成公即位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始背齊即晉齊由是致怨於魯故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魯始堅晉之好免齊之難故是年因郤克憾

齊四卿請於晉師遂連晉衛與齊侯戰於鞍齊師敗績乃遣國佐如師請平盟于袁婁於是以汶陽之田復歸於魯而齊魯之憾平矣然魯挾鞌之戰倚晉之強謂既已敗齊恐齊之釋憾於我也遂結晉愈深奔走聘會畧無寧歲故自三年以來公如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會盟者五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十五年戚十六年沙隨十七年柯陵會伐者六三年十年伐鄭十三年伐秦十六年伐鄭十七年兩伐鄭特會者二十二

年瑣澤十六年沙隨大夫如晉者三六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會伐者一八年僑如伐鄭大夫特會者三五年僑如會晉荀首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會吳于鍾離盟者二十六年及郤犨十八年仲孫蔑會晉侯盟晉來乞師者四十三年郤錡伐秦十六年欒黶伐楚十七年荀罃伐鄭十八年士魴襄元年圍宋來聘者二八年士燮十八年士匄來聘而盟者二三年荀庚十一年郤犨來滕者一九年凡此魯結晉之始終也齊黴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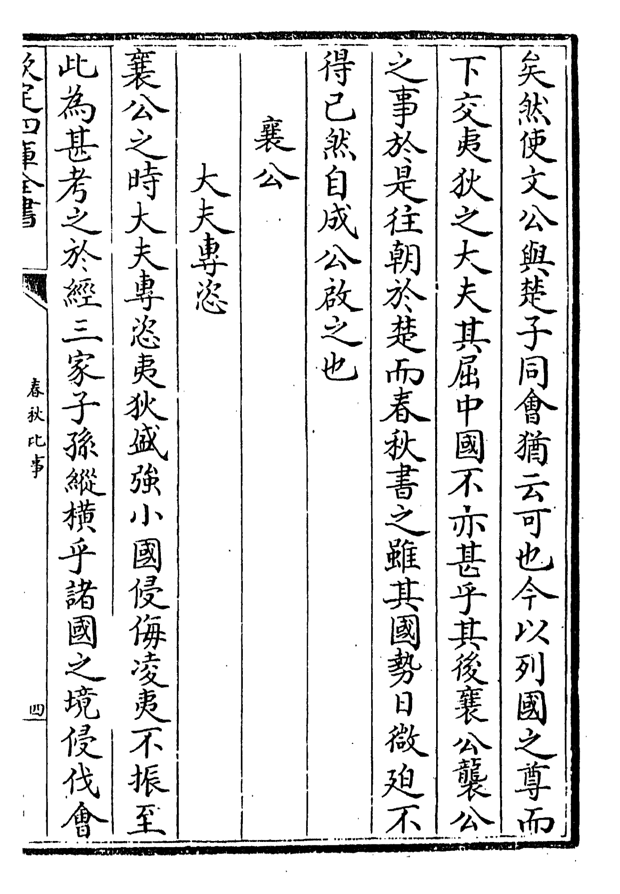
戰畏晉之强故終成之世無復加兵於魯且於晉之盟會未嘗不預魯由是有易齊之心聘事之禮闕然不講唯十年齊人來媵故十一年僑如如齊十四年再如齊逆女而止則其簡齊可知也然蟲牢馬陵之盟晉以齊服五年七年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於魯請歸齊汶陽之田按左氏季文子言於韓穿以義拒之故經於齊無取田之文則知晉雖來言而魯不與也至十六年公會晉侯於沙隨不見公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按左

氏晉楚以是年戰于鄢陵公後戰期魯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僑如而訴公於晉侯晉侯是以不見公是年公又會晉侯伐鄭僑如復譖於郤犨曰魯季孟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蔑從晉矣請止行父而殺之晉人遂執季文子於苕丘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乃許魯平赦季孫於是晉魯之好復如初矣夫以魯之事晉非不勤而僑如挾穆姜之淫欲去季孟一譖於晉晉遂聽之則晉何信僑如

之厚而待魯之薄也大抵成功之時諸侯失政大夫擅權無國不有僑如亂魯郤犨專晉交扇兩國幾敗盟好魯既衰弱不能禁一大夫則區區事晉雖車軌不停玉帛荐至安能保其無患哉

盟楚于蜀

楚夷狄之國春秋之所甚疾也自僖公與之交好雖嘗會盟然皆合諸侯未嘗特會也至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始獨與楚會矣中國之君交會夷狄固可耻



矣然使文公與楚子同會猶云可也今以列國之尊而下交夷狄之大夫其屈中國不亦甚乎其後襄公襲公之事於是往朝於楚而春秋書之雖其國勢日微廹不得已然自成公啟之也

襄公

大夫專恣

襄公之時大夫專恣夷狄盛強小國侵侮凌夷不振至此為甚考之於經三家子孫縱横乎諸國之境侵伐會

盟皆得專之故自元年以來始則仲孫蔑五見於經元年會晉又會齊二年兩會晉五年會吳次則叔孫豹季孫宿更興國事叔孫豹見之於經者凡十四二年如宋三年及陳袁僑盟四年如晉六年如邾十四年伐秦十五年城成郛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士匄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又如京師二十七年會盟于宋季孫宿之見經者凡十六年如晉七年如衛八年會邢丘九年如晉十二年救台入鄆十四年會吳于向及會晉

于戚十五年城成郛十九年如晉二十年如宋又其次則叔老仲孫速仲孫羯叔弓合嗣世緒分秉魯政而公之如他國與盟會十無四五叔老見經者三十四年會吳于向十六年會伐許二十年如齊仲孫速三二十年盟莒又伐邾仲孫羯四二十四年侵齊二十八年如晉二十九年會城杞叔弓一三十年如宋此大夫專恣可知也

夷狄盛彊

當時晉楚爭鄭奔走會盟勞師侵伐中國諸侯固已不勝其患矣奈何強吳復起欲長中夏屢合諸侯以伺憑陵之隙故五年善道之會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皆起離會之文以疾夷狄之強雖晉與盟主亦率諸侯會之此夷狄之強盛可知也

邾莒來侮

夫邾莒弱國皆朝事魯者自隱桓以來唯邾人伐我南鄙一見於經實文十四年也至莒則未嘗小有侵擾今

莒人連歲興師來冦疆埸而邾亦兩嘗是伐故經書莒人伐我者三八年十年十二年侵我者一十一年與莒盟者一二十年邾伐我者三十五年十七年夫以曾國之力固十倍於邾莒宜其畏服不敢抗衡然魯反被二國之伐莫能捍禦既不勝邾則假晉以執之十九年祝柯又不勝莒則會盟以求之二十年盟向盖非邾莒之能强也以魯國之弱無以勝之耳此小國侵侮可知也夫以襄公在位内則大夫專恣小國侵侮外則夷狄强

盛亦可謂多故矣然享國久長不至於危殆者葢有晉以倚重也嗚呼向使魯不得晉則内外交亂朝不及夕安能傳嗣於數世哉

昭公

季平子專權逐公

按左傳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婼如宋逆之夫人告公將勿與公告樂祈樂祈曰與之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三世文子

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也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是年公若以季平子將殺夜姑怨平子郈昭伯以鬬雞之故平子侵其室且責之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氏以平子拘其老且以衆萬自歸而以二人禘襄公故大夫亦怨平子公若告公為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逐公徒孟氏亦
伐公徒公與臧孫謀遂行此季氏逐君之由也故經書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言孫者諱公之見逐於臣也齊侯
取魯之邑以居公故是年書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
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杜預謂成孟氏邑蓋公自鄆圍
成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左氏曰謀
納公也又至自齊居于鄆言不成乎納公也至二十七
年兩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以見公屢求於齊齊

卒不克納故公復居于鄆齊既不納公遂往請於晉故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兩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言如晉而曰次于乾侯不與如齊同文者言公不能通於晉而待命于乾侯也杜預曰乾侯晉境内邑齊晉二國既不知季氏之惡復昭公之位故終公之身不能反魯卒不免死乾侯然自昭公之出始居于鄆次于乾侯播越於外固已非已之有而聖人於八年之間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

國也夫季氏專國政始於宣成之時逐君之惡雖非驟致然以千乘之國不能保一身則亦自昭公失政有以致之耳公既不君自致失國然自即位以來奔走齊晉奉承無缺則所以救援者實二國之君也齊侯居公于鄆者三年公之求晉待命于乾侯者四年亦非不久也以晉為盟主齊為強國土地之廣兵車之衆豈不能勝季氏向使齊晉合諸侯之師仗義而起則納公於魯無難者既不能然乃徒使人唁之二十五年齊野井二十

九年齊高張三十一年晉荀躒乾侯是也是齊晉雖有

恤公之名無納公之心考之經公自二年至二十三年

如晉凡七唯五年十五年能通于晉餘則至河而復至

叔弓季孫宿叔孫婼季孫意如前後如晉凡七往則見

納用是知晉以季氏之專昭公失政故知有季氏而不

知有公也又按史記晉世家昭公居乾侯衛宋請晉納

公季平子私賂范獻子是以晉不果納是時六卿割分

公室晉國益弱則晉之權臣自專國柄使晉侯雖有納

公之心亦勢有所不可行也嗚呼晉之威勢既不能逞遂使季氏横恣日深無復忌憚卒致昭公之失國夫以魯之事晉拳拳若此猶不能保公之位況其平居遇齊不逮晉十五又安能責齊之戮力哉

定公

紛紛多故

晉自文公主霸其後厲悼公繼興當時諸侯間有專盟會侵伐之事然大率皆晉主之則中國猶有所倚重陵

夷及乎定公之時外則夷狄交横二年楚伐吳四年吳敗楚又入郢五年越伐吳十四年越敗吳于檇李内則專臣背叛十年宋大心公子地奔陳公弟辰仲佗石彄奔陳十一年辰佗彄地入於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北宫結來奔衛公孟彄出奔鄭而六卿競起割分晉國晉方外畏内虞之不暇是以諸侯蔑晉肆爲仇黨十五年間書滅者四四年蔡滅沈六

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陳十五年楚滅胡書擅會盟者八七年齊盟鄭八年衛盟鄭十年公會齊衛鄭于安甫十一年叔還如鄭會盟十二年公會齊侯于黄十四年公會齊衛于牽秋齊宋會于洮書侵伐者十三六年公侵鄭七年齊侵衛又七年齊國夏伐我西鄙八年公兩侵齊齊國夏伐我西鄙晉士鞅侵鄭衛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十年晉趙鞅圍衛十二年衛公孟彄伐曹十三年又伐曹十五年鄭罕達伐宋紛紛多故莫與拯

援固不可望二霸之盛求如蕭魚之會亦不可也故雖以魯之弱國亦侵鄭侵衛前此所未有者今屢見於經蓋自入春秋以來中國交亂於此為盛矣嗟乎以五霸望三王固不免於罪人以定哀之間望二霸則其功被一時不亦卓歟

陪臣叛逆盜寶器竊城邑

按五年左氏陽虎囚季桓子盟于稷門之內六年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七年齊人歸鄆陽關

陽虎居之以為政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孫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亂必及子先備諸遂與孟孫為期欲以兵救孟氏陽虎季氏將如蒲圃桓子道適孟氏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與陽氏戰陽氏戰敗說甲如公

宫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討之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乃止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逃奔晉適趙氏此陽虎在定公時亂魯之實也又按左氏定十年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聽立之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武叔之圉人殺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侯復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偽謂侯犯曰子盍

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侯至亦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侯犯請行郈人許之犯遂奔齊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我將弗墮冬公圍成弗克此定公時魯墮三都之實也夫國以寶器為重城邑為固皆國君之所當守今僭亂之臣得以刼其重器據其城邑是無國也然當定公之時魯國衰微至此為極則陪臣作亂宜非公所能制盖其禍出於昭公失政季氏專權馴致逐君之惡當時魯國知有季氏不知有昭公是以陪臣襲其叛逆之迹盜器以出專邑自強無復顧憚而三桓縮手受制惴惴畏慄刼盟囚辱反下同於奴隷所頼孔子之聖仲由之

勇僅能逐之故魯祚不至於遽亡其亦幸歟

哀公

伐邾會吳

嗚呼甚矣哀公之不君也繼昭定之昏寶器既去而復得強邑既失而僅存陵遲廢壞至此極矣公既不能振興魯國則區區保守封域僅免於難可也曾不是懼且勤師外討憑陵小國務為吞并抑何昏庸如是耶夫元年仲孫何忌伐邾二年三卿復伐之取漷東田及沂西

田左氏謂邾人以二田賂魯故州仇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魯既得田而結盟亦可已矣然三年州仇何忌又帥師圍邾六年何忌又帥師伐邾七年公親伐之且入邾而以邾子益來至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齊亦如吳請師欲伐我乃始歸邾子益于邾則其貪暴之心前所未有也夫公之伐邾若此其甚至於吳則切切奉事之不暇六年叔還會吳于柤七年公會吳于鄫至八年吳以邾故加兵伐我而公之事吳尤加於前故十年公會

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十二年會于槖皐十三年會于黄池葢當時諸侯之國其強盛可恃者莫加於吳故魯畏事之如是其謹也噫魯以周公之後守土東藩而屈以事人莫適為主方晉主盟則背齊而事晉及齊見伐則舍晉以求齊齊晉既衰則又轉而歸吳矣夫以中國諸侯而畀事夷狄魯不知耻尚欲挾強凌弱以規目前之利若哀公者其何以為國哉昔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諸侯謹其四

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能無亡乎然則國家之衰以城為固其興也以德為固疲民以城邑可以紓目前之患非保國之長策也哀公當昭定衰陵之餘不務修德以强其國而唯城築是務故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比歲勞民以兔無患殊不知亟城弗處民罷弗堪吾恐魯國之憂不在諸侯而在蕭墻之内也悲夫

魯大夫自襄之後見經者唯三家及叔肸之後耳更無他族

魯大夫書於經者四十七人其間不稱族者五人無駭翬挾柔溺陸淳云疾溺專命故去氏是也先儒謂皆大夫之未命者唯翬於桓三年稱公子則至是時始命以族故也按經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若公子益師公子彄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公子遂公子慭皆羣公之子也若公孫敖公孫茲之類皆羣公子之子也益師孝公子字衆父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宣公之

子（小字）公子慭皆無子孫見者翬柔溺世緒亦不可考今採其族類前後可見者别言之

無駭公子展孫卒于隱八年公命為展氏至僖十五年經書震夷伯之廟杜預謂夷伯展氏之祖父則知無駭之先也

公子彄孝公之子左氏所謂臧僖伯其後則有臧孫辰（彄孫文仲）臧孫許（辰子宣叔）臧孫紇（宣叔子武仲）

公子遂左氏所謂東門襄仲（莊公子）其子曰公孫歸父（子家）於宣十八年自笙奔齊後其繼遂之嗣曰仲嬰齊（昭子）叔肸（惠伯）

宣公之子也其子曰公孫嬰齊子叔聲伯亦曰子叔嬰齊嬰齊之子曰叔老叔老之子曰叔弓叔弓子曰叔輒叔輒子曰叔伯伯弓之子叔鞅穆伯弓之子叔詣叔輒之子也季子其曾孫曰叔還成子若夫慶父共叔叔牙僖叔季友成季之子則皆桓公之子也三人在莊公皆為卿其後三家共秉國之政所謂三桓子孫是也慶父之子曰公孫敖左氏云孟穆伯敖之孫曰仲孫蔑孟獻子蔑之子曰仲孫速莊子速之子曰仲孫羯孟孝伯

羯之子曰仲孫貜孟僖子貜之子仲孫何忌此慶父之族也叔牙之子曰公孫玆叔孫戴伯孫曰叔彭生叔仲惠伯玆之子曰叔孫得臣莊叔得臣之子曰僑如宣伯僑如之弟曰叔孫豹穆叔叔孫穆子豹之庶子曰叔孫婼叔孫昭子婼之子曰叔孫不敢子不敢之子曰叔孫州仇武子此叔牙之族也季友之孫曰季孫行父文子故文子之子曰季孫宿武子宿之子曰季孫紇悼子紇之子曰季孫意如平子意如之子曰季孫斯

桓子此季友之族也凡此皆魯之世卿族類見於經之大略也今考其行事繫於政者請原其終始　隱之大夫曰公子益師公子彄無駭翬挾五人益師彄挾以卒見無駭翬以事見夫無駭翬挾非卿故不稱族則不當登於冊書亦不當以恩錄其卒盖古者諸侯之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之而已賜族者則書族未賜則書名無駭翬挾亦卿也以未賜族故特書其名以明非世卿也且周室既東禮樂征伐之柄專於諸侯

故盟會侵伐自出其意今隱公在位凡盟會雖親制之而侵伐多付於臣故二年無駭入極四年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又會齊鄭伐宋夫入國重事也而以卿行是見隱公弱於主威而輕於臣也按左氏伐鄭之役公不出師翬固請而行故不書族疾之也夫征伐國之大事而不由君命以出是隱不能制其臣而長羽父之專恣也至十年伐宋之師又不待公命貪會二國故亦去氏以貶之使翬專恣如此故隱公卒隕翬手不獲

令終誠隱不善遏之過也　桓公之大夫曰公子翬柔二人公子翬以三年如齊逆女柔以十一年會宋陳蔡盟于折夫逆女親迎之禮也而使大夫逆之盟諸侯所以結信而衛社稷也而使大夫會之則其失禮損威也甚矣　莊公之大夫曰公子慶父溺公子結公子友臧孫辰公子牙慶父友牙則桓之三公子也公子牙事不見經慶父二年伐於餘邱三十二年如齊友以二十五年如陳二十七年如陳葬原仲三家之禍已萌於此矣

盖莊公以兄弟之愛使三弟共執魯政逮其卒也三家各爭所立更三君歴數年禍始定其末世子孫終為魯患盖基禍於莊公也溺以二年會齊師伐衛左氏謂疾其專命故去氏公子結以十九年媵陳人之婦于鄄與齊宋盟結乃矯命專盟書遂以惡之若曰結之盟出於安國家利社稷可以專之則是年冬齊宋陳加兵於魯豈所以安國家利社稷哉夫溺專伐結專盟皆弗之禁是莊失君之柄也然莊公内不能防閑其母其能制臣

之專乎唯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雖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公之為國不能預畜以待饑是亦莊公之罪也　至閔公在位不久大夫罕見唯元年書季子來歸二年書慶父奔莒當是時國難未已故或歸或奔自作弗靖莫能制之　逮僖公即位禍難始夷其大夫則有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子買五人友之見經者五元年敗莒師三年如齊涖盟七年十三年如齊十六年始卒茲之見經者三四年侵陳五年如牟十六年

卒敖之見經者一十五年救徐遂之見經者六二十六年如楚乞師二十七年入杞二十八年如齊三十年如京師如晉三十一年如晉三十三年伐邾買之見經者一二十八年戍衛不卒戍刺之當時更二霸主盟中夏政事多主於齊晉其間唯敗莒如年如楚乞師入杞伐邾乃專為國事然大抵不過奉君師旅及從盟主之命救伐諸侯聘事霸主交好小國無他專僭之事則僖公御得其道故也　文公繼祚其大夫曰公孫敖公子遂

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五人救之見經者八元年會晉侯冬如齊二年會陳宋鄭晉盟五年如晉七年如莒涖盟八年如京師不至奔莒十四年卒於齊十五年齊以喪歸遂之見經者九二年如齊納幣六年如晉會葬襄公八年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又會雒戎盟于暴九年會晉宋衛許救鄭十一年如宋十六年及齊侯盟于郪邱十七年十八年兩如齊得臣之見經者五元年如京師三年會晉宋陳衛鄭伐沈九年如京師葬襄王十

一年敗狄于鹹十八年如齊行父之見經者七六年如陳秋又如晉十二年城諸及鄆十五年如晉秋又如晉十六年會齊侯于陽穀十八年如齊彭生之見經者二十一年會晉郤缺于承匡十四年伐邾夫文公怠忽荒政不能紹箕裘之業凡會盟侵伐聘好列國皆委政諸臣故其在位十八年見於經者無幾用見權奪於臣而不能自制其威福也是以聖人多變文以示義在文公

例

自隱至僖國之紀綱猶正於君自文以後則綱紀廢

弛浸以衰弱盖至此而一變矣　立宣公之朝者凡五大夫公子遂見經者四元年如齊逆女夏又如齊八年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是也叔孫得臣見經者一五年書卒是也季孫行父見經者二元年十年如齊是也仲孫蔑見經者二九年如京師十五年會齊高固于無婁是也公孫歸父見經者八十年如齊葬惠公秋帥師伐邾取繹冬又如齊十一年會齊人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十八

年如晉冬還自晉至笙奔齊是也夫宣公居位之年與文公等事屬於臣者鮮於文公之半豈其懲文公之過知稍正其綱維乎唯是十年以來委政於歸父故終十八年公羿書經而歸父預國事者特多逮公方没歸父即自晉奔齊此亦專任之過也　成公繼宣之緒其大夫七人季孫行父見經者六二年連三卿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六年如晉九年如宋致女十一年如晉十六年晉人執之舍于苕丘冬

及晉郤犨盟于扈是也仲孫蔑見經者三五年如宋六年及僑如侵宋十八年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盟于虛朾是也臧孫許一見於經四年書卒是也仲孫蔑六見於經元年會八國圍宋彭城又會四國次于鄫緊

襄公

二年會五國於戚冬會九國于戚城虎牢五年會吳于善道十九年書卒是也季孫行父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叔孫豹見於經者十四二年如宋三年及諸侯之大夫盟四年五年如晉六年如邾十四年會十二

國伐秦十五年城成郛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士匄于柯二十二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冬如京師二十七年會八國于宋秋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是也季孫宿見於經者十六年如晉七年如衛八年會晉侯鄭伯齊宋衛邾人于邢邱九年如晉十二年救台入鄆十四年會晉士匄十二國會吴于向冬又會六國于戚十五年城成郛十九年如晉二十年如宋是也叔老見於經者四十四年會十二國會吴于向十六年伐許二十年如

齊二十二年書卒是也仲孫速見於經者一二十三年書卒是也仲孫羯見於經者五二十四年侵齊二十八年如晉二十九年會十國城杞冬又如晉三十一年書卒是也叔弓見於經者一三十年如宋葬共姬是也夫襄公之時三家浸盛盟會侵伐之舉三家專其任行父以五年卒則宿以六年繼其政蔑以十九年卒則速以二十年繼其政速以三十三年卒則羯以三十四年繼其政至豹則任政尤久其事倍詳雖叔考叔弓間見於

經然權非所專故其事亦略紀以出奔書初未嘗獲與國事則知當時之權分居三家可知矣　昭公在位三十二年其大夫十人叔孫豹見於經者二元年會十國大夫于虢四年書卒是也季孫宿見於經者三二年六年如晉七年書卒是也叔弓見於經者十一元年疆鄆二年如晉三年如滕五年敗莒師於蚡泉六年如楚八年如晉九年會楚子于陳十年同意如仲孫貜伐莒十一年如宋葬宋平公十三年圍費十五年書卒是也叔

孫婼見於經者七七年如齊涖盟十年如晉葬晉平公二十三年如晉晉執之二十四年至自晉二十五年如宋冬十月戊辰書卒是也仲孫貜見於經者四九年如齊十年同意如叔弓伐莒十一年盟邾子于祲祥二十四年書卒是也季孫意如見於經者六十年伐莒十一年會七國于厥慭十三年晉人執以歸十四年至自晉十六年如晉三十一年會晉荀躒于適歷是也叔輒見於經者一二十一年書卒是也叔鞅見於經者二二十

二年如京師二十三年書卒是也叔詣見於經者二二十五年會九國大夫于黃父二十九年書卒是也仲孫何忌見於經者一三十二年會十國城成周是也夫自襄至昭三家日強昭公不君欲逐季氏而弗克反見逐於季氏次于陽州者一年居于鄆者四年在乾侯者三年卒隕於乾侯不能復國諸侯不能討國人不能誅蓋權在其手而得以自恣故也况滔滔天下世卿不知其幾季氏諉為故常恬莫之恤故使僭叛之徒得逞其姦

心而不顧焉　定公繼世其大夫六人季孫意如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仲孫何忌七見於經三年盟郲子于拔六年同季孫斯如晉冬又圍鄆八年又同斯帥師侵衛十年同州仇帥師圍郈秋又圍郈十二年同季孫斯墮費是也叔孫不敢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季孫斯四見於經六年同何忌如晉冬又及何忌圍鄆八年及何忌侵衛十二年又同何忌墮費是也叔孫州仇四見於經十年及何忌圍郈秋又圍郈冬又如齊十二年

帥師墮郈是也叔還一見於經十一年如鄭莅盟是也
夫定公之時非特三家之強盛兼制魯國而陪臣陽虎
之流又出而乘三家之後互相刼制日趨亂亡故經於
八年書竊寶玉大弓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見陪臣之
僭叛也故經於定公書圍郈圍費墮郈皆以陪臣
強暴刼制三家是以墮其強邑以抑其勢也且叔弓在
昭公時常主國事子孫亦屢繼其政至定哀之際唯三
家秉權叔弓之後殊罕見經矣用知魯之季世其權專

在三家猶六卿之於晉也　哀公秉統之末大夫見經者四人仲孫何忌五見於經元年戍邾二年同州仇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同州仇圍邾六年戍邾是也季孫斯三見於經二年同州仇何忌伐邾三年及州仇城啓陽秋書卒是也叔孫州仇四見於經二年同季孫斯仲孫何忌伐邾取田又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同季孫斯城啓陽冬又同何忌圍邾是也叔還二見於經五年如齊六年會吴于柤是也夫三家名氏多連書於經自哀

七年以後至於獲麟則名氏絶不見矣蓋三家至此日微故有事則協力以相濟扶持目前乆安之計耳逮其盡也雖欲協力以張國事且不可得此三家名氏自哀七年以來所以寂無聞也嗚呼春秋一經更二百四十二年歴十二公諸侯僭天子自隱公始大夫專國政自文公始三家之盛則始於襄陪臣之強則始於定皆反覆相制以從危亡雖以孔子之聖道不行於時君徒垂憲於筆削以律萬世而已可重歎哉

春秋比事卷四

春秋比事卷五

宋 沈棐 撰

晉

世家

按史記世家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唐叔子奕為晉侯至穆公凡七世穆侯伐條生太子曰仇伐千畝有功生少子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東徙三十五年卒子昭侯立昭侯封文侯弟成師

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都也成師封曲沃號桓叔
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晉人攻之桓叔則還曲沃晉立昭
侯子孝侯桓叔卒子代為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復
立孝侯子鄂侯鄂侯二年曾隱初立鄂侯六年卒子哀
侯立哀侯二年莊伯卒子代立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
武公伐晉虜哀侯弒之晉立哀侯弟緡二十八年齊小
白始霸武公伐晉滅之周釐王命武公為晉侯列為諸
侯盡幷晉地而有之更號武公始都晉國武公伐晉二

年卒子獻公立十八年晉始見春秋實僖公二年也凡此盖晉之始封自唐叔在春秋前世繫自入春秋始獻公終定公傳祚十二君合一百七十七年今考其行事見於經者次諸公論之

獻公名詭諸莊十九年立僖九年卒

按史記莊十九年獻公立在位二十六年至僖二年始以滅下陽見經前此未有聞者盖獻公之初晉祚始定齊方主霸未敢與中國抗衡故獨守一國未嘗有侵伐

之事亦不與霸者會盟是以終獻公之世不過加兵於虞虢而已然獻公之為君驕淫暴虐惑驪姬嬖二伍寵奚齊内則賊世子之親外則殘兄弟之國故見於經者無一善可録而累遭筆削之誅焉按經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氏謂晉以璧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晉會虞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左氏謂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圍上陽冬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而脩虞祀書晉人

執虞公者罪虞且言易也夫虞虢皆同姓之國而晉滅之其惡固可知矣然滅下陽先書虞師者虞貪晉之賄而假以道且請先伐之則虞為首兵故先言之左氏之說然矣至執虞公稱晉人則深罪晉侯者也蓋諸侯之義不得專執執得其罪者其惡小故或稱爵執非其罪者其惡大故特稱人今晉侯既專執又誘虞公以假道襲而執之其惡尤甚故稱晉人左氏所謂罪虞且言易者非也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稱殺者罪晉

侯也稱世子申生者明無罪也盖鄭克段于鄢譏鄭伯以兄逐弟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譏晉侯以父殺子也鄭伯不兄晉侯不父皆有罪也然克段不稱弟者以段之不弟也殺申生稱世子以申生之無惡也言世子之無惡所以重晉侯之罪也猶曰以父之親而殺其繼世之子也嗚呼獻公以驪姬之愛殺世子申生立奚齊及其死也里克丕鄭乃因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徒以作亂卒使奚齊卓子荀息見害於里克而里克丕鄭又

見殺於夷吾是以春秋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言君之子奚齊未立也又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稱君者卓已立也殺里克丕鄭皆稱晉者君殺之也稱大夫名者其罪當殺也嗟乎春秋之義莫大於同姓而獻公滅之莫重於世子而獻公殺之卒使骨肉卿佐相繼殂隕殘暴不仁未有若此其流緜遠亦幸哉

惠公

晉與秦仇好

晉獻公以女配秦穆公則秦晉婚舊之國也而惠公始立秦晉遂交戰于韓惠公見獲於秦何其棄姻好事兵戎如是之遽耶按左傳初秦納惠公惠公入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賂秦伯以河外列城既而不與秦輸晉粟晉閉秦糴故秦伯伐晉則韓之戰直在秦而曲在晉也及晉請於秦許晉平而歸惠公惠公卒懷公立重耳奔秦秦伯納之文公用霸則秦之德晉深矣文公圖霸中原秦伯率

先請諸侯佐佑其績是以城濮之戰溫之會翟泉之盟圍許伐鄭皆與晉戮力一心莫有攜貳是又穆公有大惠於晉也文公即世襄公踐祚秦伯聞晉之喪圍鄭之滑取怨於晉於是有殽之師蓋鄭晉之與國也當文公時秦晉連兵服鄭及文公沒秦先背晉以圍鄭不克而入滑是以晉率姜戎敗秦於殽為晉之說曰我文公主霸於秦尤親盟伐同之用固婚好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秦伯不哀吾喪伐吾同姓憑陵諸國與晉爭霸蔑視

我君敗我盟好則殽之戰秦實致之也為秦之說曰驪姬起難惠又出奔吾首納惠公定晉之嗣惠公背好交兵于韓吾念穆姬之親既獲而釋之暨公不祿復納重耳是用主霸中原大興晉國今襄公忘我大德脩我小怨遽興戰伐覆我師旅則殽之戰實晉之罪也秦晉兩君各挾私怨由是累世之好一旦棄絶而日尋干戈以相攻討終於悼平不復盟好之事矣故自殽師以來秦晉戰者三秦伐晉者七晉伐秦者五請按經傳而論之

文二年書晉侯襄公及秦伯穆公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左氏謂秦孟明報殽之役也　七年晉人靈公及秦人襄公戰于令狐按左氏初公子雍奔秦及襄公卒秦康公欲立之乃納子雍于晉是時晉太子靈公也趙宣子患穆嬴之泣乃立靈公而拒秦遂敗秦師于令狐夫彭衙之戰雖秦報怨於晉然令狐之役據左氏以折衷之則晉直而秦曲也　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氏謂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秦懼晉而夜遁復侵晉入

假凡此秦晉之三戰也　文二年晉連宋陳鄭伐秦三年秦人伐晉左氏謂晉報彭衙之役秦濟河焚舟取晉地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此秦晉之交伐一也　文四年晉侯伐秦左氏謂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十年秦伐晉左氏謂是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經不書夏秦師伐晉取北徵以報少梁之役此秦晉之交伐二也　宣二年秦師伐晉左氏謂元年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崇秦與國我侵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

穿侵崇秦弗與晉成故二年伐晉以報崇之役也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左氏謂六年亦狄伐晉八年晉及狄平遂會晉伐秦此秦晉之交伐三也　宣十五年秦人伐晉秦穆公左氏謂秦師次于輔氏晉魏顆敗之獲秦力人杜回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左氏謂諸侯貳晉故夫晉以秦兩見伐故成十三年晉同齊魯宋衛鄭曹邾滕大興兵以伐之左氏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經不書而又召狄與楚欲通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

於晉盖當時厲公主盟故能糾率諸侯同報秦怨此秦晉之交伐四也　襄十年晉師伐秦景公左氏謂九年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出師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經不書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十一年秦人伐晉左氏謂是年晉侯會諸侯伐鄭秦庶長鮑伐晉以救鄭秦晉戰于櫟晉敗晉人以秦見伐故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諸大夫復大興兵以伐之左氏謂報櫟之役此秦晉

之交伐五也　自後訖春秋晉無戰伐之事葢晉合諸侯大舉伐秦秦畏晉之强是以不敢犯晉則晉亦弭兵於秦至昭元年秦景公弟鍼有寵而富或譖之恐誅遂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景公卒哀公立鍼遂歸秦夫秦欲誅鍼而鍼亡於晉使秦不畏晉則必伐晉矣然而自鍼出奔前後無秦晉交伐之文是以知秦之畏晉也　昭十六年楚平王立求女於秦秦哀公以女妻太子建平王取之遂與楚交好而晉公室卑六卿强故

秦晉久不相攻葢當是時晉國既弱秦多附楚楚方患吳之强比歲侵伐爭主夏盟中國之所以交兵者唯吳楚而已故秦晉有侵陵之意懼吳楚之乗其隙亦所不敢也雖然經書秦晉戰伐之文三書晉侯爵至秦則未嘗書曰秦伯而文十年稱秦伐晉者說者謂晉中國也秦夷狄也以中國待晉故雖惡晉而猶書爵貶也至貶秦之惡則待以夷狄之禮故特書秦而不稱其爵然秦晉自殽之役結怨甲兵償報不已故彭衙之戰猶書晉

侯秦師至令狐之役則疾之為甚遂貶稱人然猶書及以為别異之文也至十二年河曲之戰則二國之讎既易世矣而秦康晉靈尚尋舊怨殘民以逞其惡尤甚故孔子於此不書及焉蓋惡其迭起償報互覆師徒一日之也嗚呼秦晉匹國且有姻舊之好宜其玉帛相加不替於終始也而自文公没兩國結怨交兵攻討曾無夙昔之歡是豈先王睦四隣之意乎春秋屢貶而深譏之非溢惡也

襄公 名驩僖三十三年立文六年卒

襄公在位七年伐國者四 秦不與 僖三十三年書晉人帥陳鄭伐許左云討其貳於楚也文元年書晉侯伐衛左云討其不朝於文公也三年書晉人合六國大夫伐沈沈潰左氏以其服於楚也是年楚人圍江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左云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蓋楚聞晉起師而圍江解故晉還也夫文公之霸諸侯悉從惟衛侯許男不與盟會文公嘗執衛侯且合諸侯圍許而城

濮之戰又甞大敗楚矣及襄公繼立有紹霸之志故始伐許次伐衛次伐沈及楚圍江則帥師以救之葢患楚之强暴畏諸侯之從楚故伐其與國解其圍師皆所以折楚之驕蹇也夫當文公戰楚伐衛之時聲威所加孰敢抗晉今襄公親帥師伐衛而衛敢報伐雖伐沈伐許示畏於楚而圍江之師楚始見經則襄公之威力替於文公矣況處父救江不亟赴其難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是故明年楚人滅江又

明年滅六蓼使楚復肆侵暴豈非襄公之罪哉

晉與戎狄仇好終始

按僖十八年邢人連狄伐衛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葢燬雖有滅邢之惡然邢連狄以伐衛是自滅之也晉自襄公始與戎狄同兵以伐中國其後或假狄師或會狄人或滅之敗之伐之執之與戎狄交亂雖晉之强不至於敗亡而蹈邢之失則一也故僖三十三年襄公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宣六年成公帥白狄伐秦此連兵以伐

中國二也宣十一年景公會狄于欑函此會狄一也僖三十三年襄公敗狄于箕成十二年厲公敗狄于交剛昭元年敗狄于大鹵此敗狄三也宣十五年景公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景公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昭十七年頃公滅陸渾之戎此滅戎狄三也成三年景公伐廧咎如此伐戎一也哀四年定公執戎蠻子赤歸於楚此執戎一也夫夷狄不可與共功也久矣以晉之大國雄長諸侯莫不聽命襄公雖為秦仇率中國諸

侯以伐之當無不可而借力於豺狼無厭之人茍一時之勝遂使後世子孫緣襲其惡或與同好則連兵以伐人或乗其弱則伐之滅之無所不至皆非中國禦戎之道也先儒謂戎狄亂華驅之可也滅之則甚矣先王盛時中國強足以制禦四夷間有侵擾者不過疆埸之害而已如是則驅之逐之不盡誅伐可也若夫春秋季世王道衰微夷狄暴横雜處華夏不勝其害非懲乂剪滅禽獮而草薙之則蠻戎醜類愈肆驕暴中國之患無時

而息矣然則先儒之論可施於三代全盛之時不可用於春秋也雖欲攘夷狄救中國固霸者之美功也觀晉國諸君滅戎敗狄不過利其土地逞其威強而已安能攘驅拯救紹文公之烈哉若夫晉平公時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其惡尤甚按左氏楚人圍蠻氏蠻子奔晉陰地楚使告於晉趙孟子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遂執而歸之夫楚亦夷狄也今執夷狄以與夷狄是長其殘暴也噫晉國之衰何其甚耶

靈公名夷皐文七年立宣二年趙盾弑之

靈公盟者三會者一救國二侵伐六文七年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云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先儒以謂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與晉盟夫經既書公會書盟則不應公在不會此說非也蓋靈公初立禮當親與諸侯盟會以講信修睦靈公不明不自如會乃遣大夫以往自是以後

終靈公之世盟會侵伐皆出於大夫聖人疾其專恣而深惡晉靈之不君故即位之年因其會盟一寓筆削之意不使大夫得抗諸侯也　八年經書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左云晉人以扈之盟討公後至故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左氏以去年之盟公後至故衡雍之盟附會其說以為報盟耳然魯自文公之初敦睦晉好比歲奔走改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二年及處父盟是年敖又盟士穀夫一歲之間而兩與晉盟況

閒歲尋盟盖曾君事晉之常禮也安得因晉討而後報盟也哉至十四年經書公會宋公晉趙盾合八國同盟于新城左氏謂從於楚者服耳且謀邾納捷菑也杜預以從於楚者謂陳鄭宋攷經文自晉文既霸三國皆服從盟主未嘗叛晉惟衛許不與盟會故襄公即位元年伐許二年伐衛至此始同盟則左氏所謂從楚者服盖衛許耳非陳鄭宋也按左氏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

盟諸侯以納之然以庶亂嫡名義不正故卒不克納凡此晉主盟者三也　文十一年經書叔彭生會郤缺于承匡左云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夫當文公時魯晉大夫脩好而會多矣則彭生郤缺之相會盖以繼前好也若以謀諸侯之從楚者則晉當合諸侯之大夫豈獨魯彭生一人哉凡此晉主會者也　九年經書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救鄭左氏謂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盖自文公霸諸侯楚懲城濮之敗不敢加兵

於鄭鄭亦服從中國歷襄至靈莫有貳心今楚復强與晉爭鄭而晉合諸大夫不能力救使亟得志晉已無及矣自此之後晉楚交兵不息使中國疲於奔命蓋實是役也故晉宋衛許皆貶稱人所以深罪晉也　宣元年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則楚至是亦强矣文九年楚人伐鄭鄭猶未服楚也故十四年新城之盟十七年伐宋之役皆與晉戮力同其好惡至宣元年鄭始叛晉故與楚連兵侵陳侵宋晉既失鄭懼陳

為楚所得故趙盾帥師救之然不能也　文十五年書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者蔡服楚也蔡在文公時畏晉之强每與盟會文公既沒蔡不能復從晉文十年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知蔡之與楚久矣而十四年新城之盟蔡不見經故十五年郤缺伐之然伐而服之可也入其國不可也經書入蔡所以惡晉不能服之而以兵威殘暴國也　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者討其弑君也十六年經書宋人弑其君杵臼晉為

盟主故帥諸侯以討之然宋以立文公諸侯不能平宋無功而還故四國皆貶稱人也　宣元年書宋人伐鄭討其貳於楚也鄭人與楚連兵侵陳宋二國趙盾帥師救陳遂致四國諸侯并力伐鄭鄭未屈服故冬又與宋伐之然稱晉師者即趙盾救陳之師也不曰趙盾而曰晉師不與盾致四國之君故去其名氏以貶之所以抑強臣伸諸侯也　鄭兩被宋伐而畏楚之強猶未服晉故二年春受命於楚以伐宋是以晉人帥宋衛陳人侵

鄭以報宋恥鄭於是始服晉矣故三年書楚人侵鄭則知鄭之始服晉也　宣元年書晉趙穿帥師侵崇者崇秦與國也按左氏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是以侵崇蓋晉方病楚比歲舉師若秦又見侵其何以堪故欲伐崇以求成將以紓秦之難也而秦弗克成故二年伐晉是徒重秦之禍也其為計不亦左乎此晉侵伐者六也嗟乎靈公驕淫暴虐盟會侵伐皆制於其臣文公霸業至此始衰矣使楚人乘間

得逞九年聘魯十年會蔡十一年伐麋十三年圍巢十六年滅庸其間服鄭侵陳伐宋屢見於經晉不能制方且勤兵救欒僅能扶持於目前比之襄公其不逮遠矣卒致身被賊殺蓋不可逭之禍也

成公

成公名黑臀宣三年立九年卒

成公在位不久事罕見經即位之初國難未寧方務内靖未暇勤諸侯也是以宣三年楚人侵鄭四年伐鄭五年復伐鄭晉魯無救鄭之師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

夷晉曽無討亂之命是時晉更禍難未能遠恤諸侯故即位三年無一事見經至宣六年始有侵陳之役請倐言之　經於宣六年書趙盾衛孫免侵陳左云陳即楚也陳以即楚見侵至是請成故八年書楚師伐陳是知請成於此年也然元年趙盾救陳稱帥師此年侵陳不稱帥師者盾有弑君之惡諸侯不能討成公不能誅則亂臣賊子何所懲懼故聖人因其初見於經沒言帥師盖不與其帥君之師以討人也　陳以八年楚師見伐

復求成於楚故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之按左氏扈之會陳侯不至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然使諸侯同伐則經必書卿佐之名今獨書林父或者謂林父帥之無將帥也夫兵重事也諸侯豈委一林父而不以將帥統之或者之說似未安也是知晉侯帥諸侯以待夫扈而林父自將以伐之耳　是年書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蓋楚因畏晉乗喪間以伐鄭也鄭自宣二年晉人合諸侯侵之遂服於晉雖屢被楚難而七年

黑壤之會九年扈之會鄭皆在列故楚子至是間晉而復伐之雖救鄭而不能成救之之功遂使鄭及楚平此經於十年所以書晉伐鄭也　七年書公會晉侯合六國於黑壤者左氏謂晉侯之立魯宣公不朝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不書盟者諱之也蓋左氏以宣公比歲事齊而盟主初立魯無朝聘之禮是勤於齊而怠於晉也故起是說以為公不得盟誠如左氏之說則若成十六年沙隨之會不見公當有以別異其文曰

公不與盟不當以公見止於晉而沒言諸侯之盟也

九年書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左云討不睦也杜云謀齊陳按經文會扈之後書荀林父帥師伐陳則為是會者葢以謀伐陳也且晉主諸侯魯當聽於扈之會宣公不與者葢魯鄰於齊者也是時晉霸頗衰齊方強盛故齊自晉文既沒盟伐不與晉同而魯自文公末年事齊頗加於晉至宣公則尤甚矣在位幾二十年惟黑壤之會不至葢簡於晉也　夫晉侯在位七年侵

伐救國者三為會者二其爭諸侯營中國大要事鮮於
靈公時當是時也齊不來從魯不深服陳鄭往來於晉
楚或服或叛莫有常所則霸業之衰可知矣成公懲晉
靈之禍務欲自靖其國故不區區於盟會侵伐之事雖
其在位不久亦以國勢至此不得不爾者歟

景公名儒宣十年立成十年卒

晉之勍敵者楚也其時從晉者齊魯宋衛陳鄭諸列國
也景公在位十九年大抵始衰弱而中稍復振致諸侯

之服叛可見矣楚自宣公十二年敗晉於邲聲威丕振諸侯翕然歸之至成二年楚人主盟于蜀其間與盟者上自齊宋魯衛下逮邾薛凡十二國悉從楚命則其強盛莫甚於此齊自宣十八年晉衛連兵伐之逮成二年晉郤克大舉魯衛之師敗齊于鞌國佐請盟至五年蟲牢之盟始同晉好矣魯自文宣以來皆一於事齊至宣十七年公會晉侯同盟于斷道而成二年挾晉敗齊始堅事晉之心矣宋衛自宣十年伐鄭之役十二年清邱

之盟皆一於從晉而衛背清邱之盟其叛晉者五年至宣十七年同盟斷道始服於晉矣宋以病楚之伐宣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其叛晉者七年至成三年會晉伐鄭始服於晉矣陳鄭自宣十年與楚子盟于辰陵既而叛楚故是年楚子有入陳之役十二年有圍鄭之師陳終景公之世不復從晉而鄭伯以成五年始服晉而同盟矣觀六國之背晉皆在景公即位之初盖是時晉弱楚強諸侯畏楚横潰而往晉亦何能制之哉至鞌之戰

敗齊之後兵威再強諸侯始有懼晉之心故晉之霸業墜而復舉者在是一戰之功也請復究其終始而備言之景公之盟會七侵伐八敗戰二救國二宣十二年書晉宋衛曹同盟于清丘會晉侯以是年邲之戰敗于楚師懼失諸侯故為是盟以結之然其從晉者止於宋衛曹三國而已齊魯陳鄭皆不在列則知諸侯之向楚而晉霸之衰也按左氏同盟之言曰恤病討貳卿不書不實其言也蓋是時宋伐陳衛救之是衛不討貳也明年

楚伐宋晉不救是晉不恤病也然則晉之弱甚矣衛易晉而救陳晉懼楚而不救宋晉為盟主坐視諸侯之從夷其何以恢霸業強中夏哉此聖人所以皆貶稱人也　十七年書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者晉勢未強諸侯猶未服從前年清丘之盟宋在而魯不與此年斷道之盟魯服而宋不來得魯失宋是見諸侯之攜貳也按左氏以為討貳齊使四大夫來盟晉辭齊盟執其三大夫既而逸之觀明年經書晉侯伐齊則

左氏之說似可信也　成元年書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者魯堅晉之好以拒齊也攷魯宣公在位奔走事齊甚於盟主至十七年始有即晉之心故是年公與晉侯同盟斷道明年歸父如齊成公繼立懼齊以附晉見侵故復為此盟以深結晉好苟齊釋憾於我得倚晉以為重也成二年齊伐魯故敗之於鞌　五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子同盟于蟲牢者左謂鄭服也夫景公自踐祚以來會諸侯者唯此盟為盛

齊宋鄭衛咸與盟會豈獨鄭哉蓋成二年齊已受盟于袁婁三年宋已從晉侯伐鄭至衛則宣十七年同盟斷道其服晉尤為久矣惟鄭自宣十年叛晉從楚至此始受盟左氏所謂鄭服者為此故也　七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所以堅衆好而禦強楚左氏謂莒服者蓋莒本屬齊既齊服晉故莒亦從之所以云莒服也　九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者左

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八年韓穿言來歸齊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楚人重賂宋鄭鄭貳于楚鄭伯如晉執之討其貳也盖成六年楚人伐鄭晉欒書救之七年楚復伐鄭景公合諸侯救之則晉之急鄭非不至矣今此復會于蒲盟以相保盟墨未乾牲血未掃而鄭已有即楚之心是罪在鄭而不在晉也故晉既執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所以深罪其反覆者歟　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晉魯結好之常禮也魯

既比晋尤親故合諸侯固盟之外嘗私結晋好成元年臧孫許及晋侯盟此年僑如與晋荀首會所以致親於晋凡此七者皆景公之會盟也　宣十二年書晋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者前年楚子伐鄭晋郤鈌救鄭不克鄭與楚平故晋與三國伐之取成而還自此終景公之世三服而三叛是年服晋至宣十一年楚鄭盟于辰陵一叛也十二年再服于晋故經書楚子圍鄭至十四年書晋伐鄭二叛也成五年鄭伯同盟蟲牢則又服于晋矣

至九年晉執鄭伯欒書伐鄭三叛也然其間伐鄭之役必書晉侯書欒書此獨稱人者惡晉不能救之於始使鄭無所援不得已而歸楚又復連兵以伐之故貶稱人也　十四年書晉侯伐鄭者鄭以邲之戰晉敗于楚遂即楚背晉不與清丘之盟此晉侯所以伐之　十八年書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者齊不從晉久矣景公欲服諸侯以復興霸業則莫若先服齊齊服而諸侯從之此晉於是年所以始伐齊也　成三年書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伐鄭者鄭自邲之戰晉敗于楚遂堅楚好宣十四年雖一伐之未能遽服自此成元年凡六年間無討鄭之文盖自知力不能得鄭也及成二年晉敗齊于鞌諸侯稍稍輯睦故三年合四國諸侯伐之左氏謂討邲之役盖追本服楚之始且以謂鄭覆師于鄤敗晉偏軍夫以晉之強會衆諸侯壓兵於鄭如破朽耳鄭亦安能敗之假如左氏之說則成五年蟲牢之盟鄭何為與盟而服晉也　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者七年書吳伐郯吳始見經晉主諸侯使蠻夷入伐而莫之恤則罪在晉矣故晉於是年帥諸侯以伐郯討郯之罪以塞己過不知郯成于吳非郯之罪晉當用師於吳吳服而郯從之矣今晉侯畏吳之強不能致討而區區陵蔑小國亦何為哉大抵春秋之時懼強凌弱雖晉亦然觀晉與楚爭久矣其舉兵於楚者不過一二而伐鄭之師曾不少息其不能服楚以得鄭猶不能服吳以得郯也然晉楚相仇未嘗有盟會之好今晉伐郯以仇

吴而自成十五年屡與吴會用見晉之畏吴尤甚於畏楚矣　九年書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義見同盟于蒲　十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者左氏謂鄭納賂以求盟晉歸鄭伯則鄭服於晉矣故厲公即位三年鄭從晉以伐秦用見請成於此故也

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者蔡之服楚不與陳鄭同陳鄭雖畏楚時或叛之惟蔡脅於楚不敢攜貳諸侯不能爭故經書蔡之文殊畧於陳鄭惟晉文興霸楚弱晉強故

蔡侯三與盟會自後不復從者文十年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言次不言盟則知蔡之從楚久矣不必盟會以相結也十五年郤缺雖伐蔡而入之亦不能使其服從至是復書侵蔡距伐蔡之師踰三十年則晉之憒蔡可謂畧矣其憒之畧者蓋不可覬其從故也凡此八者皆景公之侵伐也　宣十二年書晉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者景公自宣十年即位至此二年齊魯背好陳鄭附楚景公於是遠慕二霸之績欲服楚以宗

諸侯故因楚子圍鄭遂以林父帥師而興邲之戰然晉自靈成以來國勢稍弱而楚值莊王之興有蔿敖為之佐計其強弱晉固不能敵楚矣此林父所以取敗也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者晉為楚敗楚勢愈張魯會楚子宋及楚平陳鄭堅事楚之心齊衛忘盟會之好景公欲收合諸侯故宣十七年脩斷道之盟魯衛雖服而齊猶偃然無從晉之意故

十八年晉衛伐齊未得志也至成二年因魯衛之仇合三國之師一戰敗齊晉之威令始震於此矣蓋景公之失諸侯者以邲之敗其得諸侯者以鞌之戰觀二戰之勝負以究諸侯之服叛則景公之業所以墜而復振舉在是矣凡此二者景公之大戰也　成六年書晉欒書帥師救鄭七年公會晉侯合九國救鄭者成五年鄭伯會晉同盟蟲牢故六年楚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之也七年楚復伐鄭晉復合諸侯救之夫晉之強弱與諸侯

事晉之勤怠皆繫鄭之服叛而已晉之所以區區於鄭者意非止於爭鄭所以與楚爭衡也其與楚爭衡所以制諸侯也故鄭或叛晉則晉必伐之楚或伐鄭則晉必救之鄭之二境交被侵伐中國諸侯從以多事其原起於兩雄之相爭故其害之流蔓積數世而不息焉凡此二者皆景公之救國也雖然律春秋以三伐之法則晉楚均獲罪於聖人宗中國以抑夷狄之強則晉為有功於春秋矣方景公初立楚人暴横入陳圍鄭伐宋侵衛

中國諸侯若其兵威而蜀之盟其從楚十一國使景公不能再命諸侯則華夏變而為夷狄惟景公不失舊業故自成三年以來楚雖強不致甚熾終景公之世惟伐鄭兩見於經無他侵伐之事則其抑戎狄衛中國之功亦豈小哉

厲公 名州蒲成十一年立十八年卒

厲公在位八年經之所書特多晉當是時也諸侯侵伐會盟一聽於晉莫有攜貳而私仇好者此經書晉事所

以特多也夫其終始而參酌之其阻兵安忍務為威權雖一時畏服莫敢與抗而身卒不免於禍盖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何以自保宜其及於難也夫晉之𠞰敵惟秦與楚而厲公大合諸侯敗楚伐秦秦不敢加兵以報伐楚不敢爭鄭以屢侵楚惟成十五年一伐鄭自十六年敗後不窺中國則其兵威所震可謂強矣由是上致王臣以會伐下攬諸侯以聽命奔走左右惟晉之從然不務以德綏之而徒恃威力為強故自敗楚之

後踰年之間三合諸侯之師并力於鄭則其阻兵可知矣以外則辱兩諸侯成十五年執曹伯十六年不見公又執季孫行父以内則殺四大夫十七年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則其安忍可知矣夫惟殘暴如此故君臣之間弑戮之禍相尋而並起所以不免於程滑之手也

且請其事而條言　厲公之會諸侯者三盟者二伐國者三秦不與大戰一成十二年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者厲公初立魯衛欲親晉故為此會按成十年衛侯

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以為晉侯命十一年厲公使郤犨來聘魯及郤犨盟夏又使行父如晉用見衛魯二國交結晉好尤異於他諸侯宜乎有瑣澤之會也　十五年書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者左氏謂討曹成公也按十三年曹伯廬卒于秦成公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故晉侯會諸侯于戚討而執之先儒謂晉侯書爵者執得其罪也然曹伯之立既三年矣諸侯欲討其罪則不當與之盟既與之盟則

不當討其罪今既盟而執之稽天討瀆齊盟雖曹伯罪在不赦而晉亦不為無罪則特書晉侯之爵乃所以深貶之也　是年冬書叔孫僑如會晉士燮合七國大夫會吳于鍾離故特起離會之文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按左氏楚申公巫臣結怨於子重子反巫臣奔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巫臣教之叛楚故自成七年始大通吳於上國是時晉方與楚為敵欲挾吳以為強吳晉同則楚不足挫矣故晉士燮帥諸侯大

夫會之然以大夫會之猶可一至其後則中國之尊諸侯之衆往屈於吳莫以為恥則中國衰微殆有甚於前矣　十六年公會晉侯合六國于沙隨者謀伐鄭也書不見公者譏在晉侯也按左氏晉將戰楚來魯乞師齊衛魯皆後戰期魯僑如譖於晉郤犫故晉獨不見公蓋魯有僑如之難公待於壞隤申官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戰厲公不恤魯難而聽郤犫之譖則晉不見公非魯之罪故經直書而不諱所以罪晉侯也十七年同盟

于柯陵見下伐鄭義凡此皆厲公之盟會也　十六年書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者十五年楚子伐鄭鄭成於楚故是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以叛晉晉侯為是與楚鄭結戰厲公方強故能敗二國之師以報邲戰之恥而上言欒黶乞師及戰不言公者公不出師也於戰言楚子鄭伯而於敗績言鄭師者敗必稱師此獨言楚子所以卑鄭也其卑鄭者見其屬楚以致敗也　是年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者

鄭雖敗於鄢陵猶未服晉故晉帥諸侯以討之　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合八國伐鄭同盟于柯陵者前年晉合諸侯伐鄭鄭未克服又合諸侯伐之左氏謂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救鄭諸侯還則鄭不受盟可知矣是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合八國伐鄭者鄭雖屢被侵伐而挾楚愈固故晉侯又以諸侯伐之夫自襄靈以來與楚爭鄭久矣未有三合師徒而不能服鄭者況厲公鄢陵之戰有震楚之威宜乎蕞爾之鄭不討而自

服矣今晉大興諸侯之師三伐而不能服鄭豈其兵威之不強盖德不足以懷之也凡此者厲公之戰伐也

夫厲公三乞師于魯十三年郤錡乞師公遂會晉侯合八國伐秦十七年荀罃乞師公遂會晉侯合八國伐鄭惟十六年鄢陵之役欒黶乞師而公不往會無他諸侯與晉戮力如伐秦伐鄭之師者盖諸侯畏楚之強不敢必於從晉使晉能勝楚固十國之福苟惟一敗不振則禍不旋踵矣此鄢陵之戰所以獨稱晉侯也然自戚之

盟宋齊怠於從晉故其會盟會伐皆以大夫從之亦晉侯暴厲不道不足以結之故也噫小白召陵之盟重耳城濮之戰皆足以威服強楚以伸中國之氣固有功於春秋矣然其恃功而驕敢傲王室故小白盟楚之後則會王世子盟王人致宰周公重耳敗楚之後則兩致天王一盟王人此風一起至於厲公幸勝於鄢陵則自許以二霸之功故敢蹈二霸之罪伐鄭之役三致王臣則其陵傲王室又非止於盟會而已矣夫以二霸之賢且

猶不免况厲公之暴者乎嗚呼周室其衰矣

春秋比事卷五